

成语“三思而行”，出自《论语》。《论语公冶长》记载：“季文子三思而行。子闻之，曰：‘再，斯可矣。’”

季文子，即鲁国的大夫季孙行父，在孔子出生前十七年就去世了。季文子辅佐过鲁国四位君主，以谨慎俭朴而名世，是历史上卓越的政治家。

《论语》中的这段话没有背景材料。还原一下场景，可能是孔子与几位弟子臧否历史人物时，谈到了季文子。有学生说，季文子这个人凡事都是三思而后行，并且举了例子。孔子听了故事后说，思考两次就可以了。言下之意，不必思考三次以至多次。如果没有具体实例，孔子如何评点“再，斯可矣”。文中之三，不是实指，盖言其多，古文中的三六九，大多这样。

季文子之思考周密、行事谨慎，史书上有确记的。《左传》记载：鲁文公六年，季文子将出使晋国，在准备好了应备礼物之后，季文子又让属下“使求遭丧(遭丧:遭遇丧事)之礼”以行。随从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，是啊，好好的，要准备丧礼干嘛呢。季文子解释说:备豫不虞，古之善教也，求而无之，实难，过求无害。意思是说，有备无患，需要用的时候，没有，就难了，多准备一些，没有害处。

鲁国与晋国相距遥远，又是外交事务，又当别论。然而，是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三思而后行呢？

程颐对《论语》这一章作了评注：“然至于再则已审，三则私意起而反感，故夫子讥之。”程颐认为，有些事思考两次就已经很清楚了，何必考虑多次，考虑多了，反而被私意阻隔而迷惑不清，拿不定主意，并且认为是孔子对季文子的讥讽。

朱熹的评注除了对程颐评注肯定之外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，“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，不徒多思之为尚”。朱熹的意思是，君子要致力于探究真理而行动果断，不必崇尚多思。

我以为，朱熹深得孔子“再，斯可矣”的精髓。

首先，孔子不反对思。老人家非常重视思考，有言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。孔子还提出了“九思”说。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敏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”(《论语季氏》)请注意，孔子的九思，不是在同一个问题，或者一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，多次思考，机械重复，而是从工作生活的不同方面进行思考。

不必凡事三思

□ 姚正安

赞成，或许觉得季文子活得太累了，作为鲁国的正卿，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，而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凡事一次一次地思考，一辈子又能做成多少事呢。孔子还说过，言必信，行必果。一个人说话要讲信用，行动要果断。难道果断就排斥思考吗？

所以，《论语》这一章是借历史人物的行为告诫我们，不必凡事三思。

拿到现实生活中，情形确是如此。

在重大问题上允许决策者多思吗？洪水泛滥，大坝将倾，能有多少时间可供思考，必须当机立断。

在危急关头允许当事人多思吗？一辆货车行将轧向一儿童，还能停下来思考吗，必须冲上去推开儿童。

我举的是两个极端的例子，虽不多见，不是没有，这些事面前，是决不允许多思多想的，多想了也许如程颐所说“私意起而反感”。我们常从电视上看到采访救人的英雄们，问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。他们大都回答，没怎么想，就上去救人了。在命悬一线之际，可能想一想命就没了。

工作生活中，有一些事，是非立决，对错分明，还用想什么，立马去做就行。重大决策，依照原则标准，自思与他思结合，拿出方案，快速推进，决不能无限制地思考下去。机遇稍纵即逝。

至于拿想一想研究研究做幌子，推诿扯皮，不在讨论之列。

孔子的哲学是中庸哲学，凡事讲究“允执厥中”（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），无过无不及。于思，也是如此。

做事需要思考，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”。预，必然包含思考。但不是所有事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思考下去，否则，就可能犹豫不决、优柔寡断。古人还说过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”

千百年来，“三思而行”一直作为褒义的成语，要求人们凡事反复思虑推敲，再去行动。

孔子的原意不是这样，工作生活中往往也不能这样。

漉漉的粗大短裤恰好浇灭了栏杆的火烫，扑通扑通，自然有序地跳入前河，激起一串串巨大的浪花。这是勇敢的男孩游戏，直通通地从三米多高的桥上跳下，尽管姿势无法与跳水运动员媲美，却是小镇夏日中最炫酷的一景。这些男孩中的豪杰，当仁不让的是张家的六个“炮子哉”，我胆子小，只能偶尔在边上蹭蹭。

夕阳西下，三元桥上人满为患，挤得木桥吱吱作响。大爷大妈搬板凳的、扛铺板的，总想抢占桥上的最佳位置，搁张木床。时不时传出叫骂的声音，偶尔还会有打架动粗，却丝毫没有影响人们抢占地盘的热情。

日落鸟归，桥上两侧，一张挨着一张的木板床上，挤坐着一个个家庭，尽享习习河风轻撩赤裸的胸膛。

十来个伢子，个个搬着小椅小凳，团坐在我老爸的身旁，似懂非懂，静静仰听：传统故事、风流雅韵、文人笔墨、英雄报国。什么岳飞西团抗金、甘霖东杀日寇、张飞爆喝断桥、李逵黑面救母、武松七碗打虎、皮五机智作恶、少游诗赢苏妹……

静夜已深，串串裹夹着疲倦的鼾声袅袅地从桥上飘散。细心的大人们，为了孩子的安睡，点起烟熏的草索，驱赶夏日的蚊虫。

时至文革后期，久无修护的三元桥，十分破落，已成危桥，尽管有好心人偶尔捆绑，惊心动魄之事也会出现。后因南北水调三阳河工程，三元桥与前河宿命同归，成为历史。

乌米饭

□ 谈健

乌饭色，然后加水就能煮出乌饭。

乌饭最流行的吃法是拌着白砂糖吃。溧阳毗邻无锡，饭菜偏甜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乌饭在溧阳、宜兴一带备受欢迎的原因。因为甜，所以小孩子往往特别喜爱乌饭。盛大半碗乌米饭，妈妈会让我挖上一勺白砂糖。妈妈不让多吃糖，因为糖吃多了对牙不好。我端起碗，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就“呼啦呼啦”吃起来。糯米饭容易饱，往往大半碗肚子就滚圆了。现在想来，小时候太幸福，想吃什么母亲都会做给我吃，无论她多么辛苦。

太湖美，但太湖被现代人玩弄太久，美得有点腻人，如无锡的肉骨头已没有多少咬嚼。前不久，与好友到无锡春游，驰骋于环湖大道，春风醉人，春心荡漾，太湖氤氲之息打湿老男人的心……

一路向西，来到马山，这里的原生态颇令我惊讶，太湖之滨还有如此静谧野蛮之处！月色之下，我与友人大路不走走小路，探幽寻景。空山不见人，山坡上栽满果树，空气中弥漫着清香。一阵阵高亢响亮的声音，从湖边传来，此起彼伏，那是发情的蛙声。我很诧异太湖的蛙叫，如此嚣张，肆无忌惮，声贝奇高，“笃、笃、笃”，像不安份的和尚用力敲打木鱼，不似我们家乡曾经弥漫的蛙声，“呱、呱、呱”，温柔一片。

听说太湖边的人，正做蛙的新文章，蛙声也要卖钱。

家乡高邮发展全域旅游如火如荼，高邮湖郊野公园“湖上花海醉美高邮”活动，吸引八方来客，初显高邮湖野性魅力。在油菜花、郁金香肆意绽放之时，惟愿高邮湖的青蛙能够野蛮生长，别再像那些可怜的芦苇稀稀落落、顾影自怜。

站在马山之巅，俯瞰太湖，夜色苍茫，蛙声聒噪，我很惦记家乡的蛙鸣，尽管它的声音还不够响亮，尽管我们这里习惯将青蛙唤为“水鸡哉”……

青蛙王子既然沦落为“鸡”，人们便有了大快朵颐的理由。这种“鸡”，肉质细嫩鲜美，曾为时令佳肴。“大吉大

陆老赠书

□ 葛国顺

今年元宵节期间，接到陆建华老电话，他告诉我，他的新著《花儿为什么不那么红》，日前由南京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，既是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文艺评论写作的一次回顾与总结，更是想对长期关心与支持他写作的亲朋好友作一次汇报与交流。为此，他特地加印了数百册，在较大范围内有目的地赠送，这其中，包括故乡的十多名儿时朋友和同学。陆老特别强调：“这些人当中，许多人已多年没有联系了，他们长期扎根家乡，务农的儿时伙伴更是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故土。我想请你帮助我把这本书一一送到他们的手中。即便他们不怎么读书，让他们知道我一直是记着他们，愿他们晚年快乐，这就足够了。”

接到陆老这个电话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不忘故乡的儿时朋友，特意以赠书表示友情，祝他们晚年幸福，这也是一种特别的乡愁乡情。帮助陆老完成这个心愿，我责无旁贷。这次赠书面广量大，不大可能在赠书上——签名，但他利用回高邮参加一次文化活动的机会，特意在赠送儿时朋友的书上——签名题诗。那些从我这里得到消息的家乡朋友，特地赶到高邮城里与陆老快乐见面，畅叙多年不见的浓浓乡情，兴致勃勃地看他在赠书上签名题诗。

珠湖路是过去高邮城北门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，道路两侧民国以前的民居众多。这条路顶多两公里，过去却市井繁华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

□ 毛玉高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就读于珠湖路东拐人民路上的新巷口小学，每天必走珠湖路。虽然那个年代物质匮乏，百姓普遍较穷，但珠湖路上的小吃到处都是，一分钱可买一个炕山芋，两分钱可买一节藕，三分钱可买一根油条。偶尔在上学路上买一节藕或一个山芋当早餐吃，吃完就去上学；更多的早晨在家吃不饱，又没钱买早点，只能饿着肚子去上学。这条路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

中年男子，个子高高的，人长得也帅，经常在路上逗我玩，还抱我，几乎天天买早点给我吃，并叮嘱我要好好读书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四年时间。一九六九年年底，我随父母下放川青农村，就再也未见过他。那时听大人们说这个中年男子可能是高邮船厂工人，家里没有儿子，他看我很讨人喜欢，就对我特别好，还带一些“小人书”给我课后看。他是好人，他念想把

听取蛙声一片

□ 陈祥

利，晚上吃鸡”。我们小时候，吃鸡难得，遑论“吃鸡手游”；但只要蛙声响起，我们就有比鸡更鲜美的“水鸡哉”可吃，比“吃鸡手游”更好玩更刺激的捉蛙记，和最野的人，捉最酷的“鸡”……

大运河的水经上河堤的小闸口流入下河，下河从界首中学穿越而过，一座水泥桥将东西校园连接，校园平添许多欢乐的浪花。那座桥可谓是乡愁的记忆。我们在桥上跳水游泳，鱼儿从少年的腿间滑过，一位长着胸毛、南京来的姓牛的老师一边踩水，一边从水中捞出一只活蹦乱跳的虾子，扔进口中吞吃起来……当然，我们也有“小英雄雨来”，他是我们班上的“野蛮男友”，叫陈长全，像课本上的那个雨来有许多本领，也能仰在水面上露出小肚脐。

犹记得那回，在界首中学的那座水泥桥上，我第一次亲手剥青蛙皮，雨来式的英雄陈长全像老师一样海人不倦，操刀示范……多年以后，每忆起那一幕，我心里都起鸡皮疙瘩……少年的心不知残忍，或者是人心之中关着恶魔，歹毒之处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蛙声阵阵，一地温柔，这一切多么脆弱，多么珍贵。

陆老签赠有特点，不是简单敷衍应付，而是逐一“量身定做”，彰显了他为文、为人的本色。今年已 86 岁高龄的朱永彰老师，一直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，

陆老满怀敬意地在书上写道：“岁月何匆匆，转眼夕阳红。却顾所来径，桃李笑春风。”“江北画鱼人”徐文酷爱绘画，自幼在农村长大的他，其作品就地取材，举目可见的乡村生活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。多年不懈努力，他现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画家。陆老在题诗中鼓励他：“人有青春永不老，心底宽敞寿自高。喜有一枝抒情笔，闲来画坛任逍遥。”陆老至今记得姜仁斌小时候的憨厚形象，仁斌退休前在乡政府食堂当炊事员，有一年陆老回乡探亲，品尝过仁斌为他烧的可口的饭菜。陆老在赠书上既幽默又包含赞许之意地写道：“想起仁斌友，满屋饭菜香。人须有一技，烹饪亦文章。”……

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快乐见面，时间过得格外快。我忙着为大家张罗，突然想起陆老还没有在我的书上题字呢。陆老已经收起笔准备去参加另一个活动了，笑笑对我说，去年为你写了 3000 字的序，这次少写些，就两句吧：“谁来说俺家乡好？朋友还是老乡亲！”

我当成他的儿子，他爱我，我对他也很感恩。他也许知道我经常不吃早饭就上学，所以买东西给我吃，生怕我饿坏身体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再也找不到这个熟悉的“陌生人”了。

在以后的三四十年里，珠湖路还是很热闹的，城北米厂、高邮船厂、高邮水泵厂等企业的工人们上下班都要经过珠湖路，不仅给这条路带来了人气，而且带来了财气。珠湖路中段有一家曹姓熟食店已经营了二三十年，他家卖的熟食由于味美品优赢得食客好口碑，食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。就连不起眼的茶水炉的生意也很兴隆。

过去每年春节，珠湖路文化味民俗味很浓，最有名的当属城北米厂的舞龙队和高跷队了。他们敲锣打鼓，身穿民俗盛装，舞龙、踩高跷行走在珠湖路上，沿街群众夹道观赏，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。

如今的珠湖路由于历史的沿革，不再繁华，路窄房旧，但风韵还在，稍加修饰，老街老路定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。